

重阳将至，我与老伴去踏秋。路边，田头，荠菜长得特别惹人眼，一棵棵，一片片，容光焕发，精神抖擞。见到荠菜，心里总会涌起一阵躁动，久久不能平静，因为它见证了我与妻的相恋。

那年，同是知青的我们，共在一所农村学校当老师，她教英语，我教语文。办公室里，四目相对，无声胜有声，两人悄悄好上了。

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她去挑荠菜，牵着我的手，满面春风。一路上，麦苗儿青青，菜花黄，枝头鸟语唧唧。来到池塘边，只见几棵翠柳，拂拂扬扬，不停地弯下身子，深情地轻吻着静静的池水。静静的池水仿佛觉得害羞，心跳加快，泛起了一层又一层笑靥般的涟漪。

“这儿有一棵！”她一喊，我走过去，一弯腰，一笑，挑起，“那儿有一棵！”我一喊，她走过去，一弯腰，一笑，挑起。快到中午，日头渐热，春色渐明。篮子里，装满荠菜，嫩嫩的。胸襟中，填满爱意，甜甜的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至今还记得，如在眼前——那地，那情，那景……

一个事物，关联着你的幸福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我爱荠菜，所以每次见到荠菜，心湖总会微波荡起。

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妻知道我爱荠菜。这不，一见荠菜，她就情不自禁地说，“明天包饺子，荠菜的！”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妻像吃了蜜糖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走，上街，买荠菜，包饺子！”声音不高，柔柔的。“走，上街，买荠菜，包饺子！”我大声重复妻的话，兴奋得就像初恋。

外面还下着小雨。打开伞，粉红色的。天光

重阳节,包饺子

□ 朱桂明

跑了一个菜场，没有。又跑了一个菜场，又没有。荠菜才刚刚上市，很难见到。跑了几个菜场，终于如愿以偿。菜场里，有几家卖荠菜的。妻挑来挑去。我跟着她，走来走去。从南到北，又自北而南。东看看，西瞧瞧，一个菜摊接着一个菜摊。

回到家，荠菜放中间，我与妻坐两边。说是择菜，其实我俩讲的话要比择的菜多得多。天南地北，乐不尽；家长里短，趣无穷。轻声细语，如涓涓小溪；畅言笑谈，似滚滚大河。菜已择尽，话还没完。菜放一边，接着讲，我俩靠得更近。

傍晚，包饺子。妻熟练，包得快；我笨拙，包得慢。妻包的放一处，我包的放一处。妻包的俊，我包的丑。看看她包的，又瞧瞧我包的，妻唠叨着：“你包的，下锅一蒸就破！”我气了，妻笑了。

饺子蒸好了，妻给我夹一个，是她包的，俊的，整的。妻也给自己夹一个，是我包的，丑的，破的。我咬一口，啧啧香。妻咬一口，满嘴油。妻又唠叨开：“都怪你！都怪你！”我笑了，妻也笑了。

我看看妻，妻看看我，惬意、温馨……
重阳节，老人节也。鹤发娇妻，此时包饺子，有味！

——我们都明白，今天包饺子，包进去的是荠菜；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包进去的却是“老伴”。

他，三年前得了病，是多数人谈之色变、听后叹息的那种。经过放、化疗之后，他把自己给封闭了起来，想去慰问他的人，总是吃闭门羹，电话打过去，不是关机，就是不接听，有时得到一句“不要烦我”就“嘟嘟嘟……”了。一时间，搞得他过去一起上山下乡的好友非常焦虑，探不到深浅，想帮又找不到抓手，真着急。“抱团取暖、守望相助不好吗？”有人开始埋怨。

我也是他的插友，但自从离开宝应湖农场就各奔前程，后来虽有过几次照面，都是来去匆匆，点头而过。那时候谁也想不到谁，好像都很春风得意。

在农场几年，我们倒是谈得来，还能算半个知己。他闲暇时喜欢写诗，到现在，我都不忘记他那一句词：“苟腾飞无相忘，互牵手跨长江。”他的志向是江南，是苏杭。他读书多，记忆力好，身体很壮。高考恢复后，他率先进入高等学府，堪称我等中的精英。后来虽没有落脚江南，但还是成为地方公职人员，而且在事业上有所建树。

得病，本不奇怪。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？一部机器运转几十年，总要修修补补、更换零部件什么的。这些道理，他一定懂，只是病不在一个人身上传不到。若作些空洞的安慰，肯定于事无补，甚至会引起他的反感。强者对弱者说教，无疑是一种残忍。我不能这样做。

但总不能见旧友陷于心魔而无动于衷吧，这好像也不是善良人固有品行。能递上一弯小小柳枝，也是好的。

正在我寻思用什么方法“敲门”的时候，知青微信群建了起来。多亏热心的群主和他的支持者，把一个个多年不见面、不来往甚而快要

微信交流

□ 陈忠友

信，先说些无关紧要的事，内容是这样：“斗牛士：您好！今天阳光灿烂，又暖和了些，昨天还阴沉沉的呢。”不想他回复了俩字。既然冒泡，说明他在线，说明他并没有真的封闭自己。我赶紧找话说：“但我的棉衣还是不敢脱，这种天气或冷或热的，还是多穿一件为好。放在四十年前，你我都卷裤子赤脚下秧田了。”这次我得到他四个字的响应。我很高兴，接着告诉他：“我正在晒太阳呢，晒得很舒服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”他传过来一个大拇指的“赞”。

就这样，我得空便与他微信交流，主要是自我介绍，离开宝应湖农场后所做的一些工作、一些经历以及一些想登高望远而不能够的感慨。这些话他懂，人生不是一路高歌一帆风顺的，唯有坚持方能更远，在曲折高低中保持平衡，不停步终将抵达胜利彼岸。

聊了几天，他逐步轻松，交流明显多了起来。后来，他主动介绍了自己的病情以及术后的恢复状况，再后来，他询问我的家庭住址，并表示等天气暖和些出来找我玩。

太好了，心锁终于打开，冰块开始融化。还是他内心强大。走出小楼，与故朋旧友玩耍，益于身心，也不失为一剂高汤。

此刻，我还不敢把这消息在群内发布，防止有的人因高兴而言语不慎，引起他的不快和逆反。我只能慢慢来，继续交流，用心倾听。水到渠成时，再招呼大家济济一堂，共庆又一春。这一天不远了。

不知道蝉儿怎么告别的
一场秋雨又一场秋雨
中断了它的表演
蟋蟀就登场了
它拉起提琴
高音往细处走
往骨髓里钻

雨有时无声有时有声
一片草叶的呻吟不会被听到
一大片事物哗变才是事件
桂花的甜香平息部分凌乱

秋声

□ 潘国兄

这雷声还没走远的季节
长于告别
也长于新的生长

生长的声音不被听到
青菜青萝卜白
都有好听的声音
有旧时光的声音

娘亲的声音
在炊烟上绕

这时想起风叫秋风了
早早晚晚地提醒你
天凉加衣
荷塘里一片卷起的荷叶
它有另外的叮咛

风从稻田过来了
风里的破碎一一完整
一声雁鸣向南方去
去往春天的方向

这是一张极普通的毕业证书。当时能获得它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

我参加工作时，只有小学六年级上学期的文化水平。做了完小校长后，却要向小学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，真有点儿讽刺的意味。

我想，我应该有张毕业证书。于是，我报名参加中师函授学习。函授主要靠自学，函授部按教学进度寄发自学指导材料给学员，并让其完成指定作业，寄给函授教师批阅。面授及考试，则在寒暑假期间进行。

1962年8月下旬，14号台风袭击高邮，洪水成灾。面对灾情，好些家长不想让孩子上学了。开学时，我正发愤，仍然和流生多的班主任涉水上门动员学生入学。所以，函授部寄来的学习材料，我只能束之高阁了。

寒假来临了，函授数学班第一次在界首小学集中辅导。学员来自附近三个公社的在职教师。除我之外，他们大都初中毕业，还有高中肄

一张毕业证书

□ 苗麟生

问我是否复习得快了，我说不快。他又问我懂不懂，我说不懂。他奇怪了，问我什么学历，我说小学没毕业。他反应真快：你肯定学不下去，准备留训吧！他的这句话在理论上是对的，但他并不知道，他对这个28岁的青年人的自尊心已产生了巨大的伤害。不过，我的内心并没有低头！结束辅导后考试，我勉强得了个60分。

由于各级领导组织社员生产自救已有成效，我们的工作也好做些了。开学后，函授部寄来的自学指导，我把它和教材结合起来进行学习，坚持弄懂每句话的意思。实在弄不懂的，就虚心请教中师毕业的同事。从这学期起，直到把中师几何学完，我每次考试都在95分以上。

中途，那位辅导教师曾向我表示过歉意。我说，就是你那句话，使我产生了无穷的动力。否则，我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。做教师的，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学得好，我理解你。

随着学习内容的逐步深入，好些人学不下去了。所以，我能拿到这张毕业证书，还真的不容易呢。

花匠姓王名俊，高个子黑皮肤，单就外形来看，辨识度不高，所以，他这个俊字，俊在内心而不在外表。古人划分五匠六艺，“匠”往往和手艺人连在一起，大都是市井小人物。古人忌讳被称为“匠”，一旦有了匠气，便染了俗气。而当下社会，能称为匠者，必有过人之处。花匠即是如此，他的匠可为匠之大雅。

初识花匠，也是有缘。去年房子装修，差不多完工后，需要几盆花点缀。跑了高邮很多花店，养的花或妖艳或无型，没有中意的。一次偶然路过花湾路，看到了花匠的几盆盆景，苍松曲折遒劲，黄杨逶迤挺拔，配上古朴的紫砂盆，饶有一番韵味，决定进去看看。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花匠，也是这第一次，让我觉得花匠不俗。花匠不急于问我买什么，给我一一介绍了花的种类、品相，偶尔还带着几句诗词。给人一种感觉，他卖的不单是花草，更是一种文化；花的存活，不仅限于枝繁叶茂，更在于花的灵性。

第二次觉得花匠不俗在我家里。我什么都会一点，什么都不精。搬了几盆花回家，天天都要摸索好久，生怕养不好，花有一点萎靡，立马叫来花匠帮忙打理，好在花匠也不厌其烦。花匠在我家里帮忙打理的时候，看到了我摆的几把壶，拿上手把玩了一会后，很认真地告诉我，这几把壶，哪把是手工壶，哪把是机造

花匠

□ 夏林锋

的，年代如何，做工如何，怎样才能盘出包浆云云，让我涨知识了不少。我给他看一串小叶紫檀，他也给我看了一串小叶紫檀，盘得比我亮。我们还聊了书法、文学、收藏，他跟我讲了汪曾祺、讲了朱延庆，花匠不俗啊。不俗归不俗，跟雅不能直接划等号，真正感受到花匠的匠之大雅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：玩。在他店里看中什么花相中什么石头，他说得最多，你先拿去玩。我给他看我收的一些字画物件，他总是冒一句，你可要好好玩啊。有时候，送个盘件给他，他不说我好好盘，都说我好好玩。或许就是这个“玩”字，玩出了花匠的心态。花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生意人，虽说养花弄草是他的爱好，但毕竟吃了爱好这碗饭，不免俗。花匠羡慕我，能把爱好真正当成爱好，我也羡慕花匠，能把爱好经营成爱好。玩的心态处世，不附庸风雅，本身就是一种大雅。

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，世事纷纭，处处透着玄机，养花也是如此。如果不在高邮，花匠会挣得更多，卖得更好；如果离开了高邮的底蕴，花匠是否还有这份大雅，是否还能对花草有着一份淡淡的、说不出的温和？

养花的很多，能谓之匠者，不多。

一场秋雨一场凉，又是一年枫红季。

那年退伍之前，团部组织老兵去南京栖霞山植树。我早就听说，到了秋天，栖霞山枫红似火，景色很壮观。在家乡，我见得最多的是梧桐，每到秋冬之交，金黄的树叶随风飘落，脚踩在上面“咯吱咯吱”的响。对于枫树，我是比较陌生的，感觉枫叶不应该长在树上，而应该收藏在日记本里，夹着暖暖满满的回忆。我们沿着蜿蜒的小道，走到半山腰，烟波浩渺的扬子江尽收眼底。我站在一块松软的空地上，连长递给我一棵枫树苗。一阵挥锹培土之后，我感觉栽下的是树，同时也撒下了我深深记忆和美美守望的种子——南京南京，我曾经来过；南京南京，我为你祝福。

政治处的干事用“拍立得”相机给我留影。我手握铁锹，在刚种下的那棵枫树苗旁，面朝扬子江，俯瞰南京城，前方云淡风轻，心境豁然开朗。直到现在，这

又是一年枫叶红

□ 陈飞

张照片，我还保存在影集里，虽然已经泛黄。当年，我身后那漫山遍野的枫树早已辨不清了。今年春天，我趁着去南京学习的机会，回了一趟老部队。快二十年了，我的同年兵基本都退伍回乡了，一连的老排长还在坚守。他带领我在部队大院走了一圈——以前待过的寝室、放着蓄水缸的洗漱间、吃饭的食堂、开大会看电影的礼堂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大变化。而我们曾经用来自给自足的那块菜地，已经改成了训练场地。经过食堂的时候，新兵正在唱饭前一支歌。看着他们，我似乎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，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起来。

三个月后，老部队整建制迁离南京。我不知道，这个秋季，在新团部的驻地，战友们还能不能欣赏到红枫美景。但是，我相信，团部还会继续弘扬传统，组织即将退伍的老兵去植树——种下深深的记忆和美丽的守望。

体味人间滋味

□ 葛国顺

网络上曾流传这样一句话：会做饭的男人，人品都不会太差！我的理解，其实是对“家庭煮夫”的责任担当、享受生活的另一种诠释吧。当

做饭从繁琐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乐趣，生活就变得有滋有味。

在那艰辛的孩童时代，美食根本谈不上，每天餐桌上总是自家种植的青菜、茄子、丝瓜、豇豆、番茄等，翻来覆去就是这些，吃得真的腻歪了。猪头肉和父亲干活带回的小鱼，或许就是存忆的改善伙食了。还有那“神仙汤”（就是开水兑上散装的酱油，放点菜油花子，再配上点蒜花）直接泡饭，管把饭混下去就足矣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我家姐妹多，就我一个独子，小时姐妹们上不了学，光都给我沾光，家务事情也是她们做得多。那时正值上世纪70年代，生产队是“大呼隆”干活，父母一年忙到头也填不饱肚子。我起初在邻村上初中（那时叫农中），中午都要回家吃饭。放学跑到家要几里路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，回家时父母干活还没放工。我只好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拿两升米淘了，放到一尺七的大锅做饭，放多少水心中无数。正当要烧开的时候，大人回来了。看我在锅膛烧饭满是高兴，还夸了我几句。然而揭开锅一看愣住了，这哪是煮饭，而

陌生的知青拉了进群。群公告说：不让一只鸟儿单飞，不让一尾鱼儿沉底，昔日知青永远善良，四十年初心不变。

于是，我试着给他发送微信，先说些无关紧要的事，内容是这样：“斗牛士：您好！今天阳光灿烂，又暖和了些，昨天还阴沉沉的呢。”不想他回复了俩字。既然冒泡，说明他在线，说明他并没有真的封闭自己。我赶紧找话说：“但我的棉衣还是不敢脱，这种天气或冷或热的，还是多穿一件为好。放在四十年前，你我都卷裤子赤脚下秧田了。”这次我得到他四个字的响应。我很高兴，接着告诉他：“我正在晒太阳呢，晒得很舒服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”他传过来一个大拇指的“赞”。

就这样，我得空便与他微信交流，主要是自我介绍，离开宝应湖农场后所做的一些工作、一些经历以及一些想登高望远而不能够的感慨。这些话他懂，人生不是一路高歌一帆风顺的，唯有坚持方能更远，在曲折高低中保持平衡，不停步终将抵达胜利彼岸。

聊了几天，他逐步轻松，交流明显多了起来。后来，他主动介绍了自己的病情以及术后的恢复状况，再后来，他询问我的家庭住址，并表示等天气暖和些出来找我玩。

太好了，心锁终于打开，冰块开始融化。还是他内心强大。走出小楼，与故朋旧友玩耍，益于身心，也不失为一剂高汤。

此刻，我还不敢把这消息在群内发布，防止有的人因高兴而言语不慎，引起他的不快和逆反。我只能慢慢来，继续交流，用心倾听。水到渠成时，再招呼大家济济一堂，共庆又一春。这一天不远了。

业的。上课的内容是复习初中代数。因为他们都学过，老师复习到哪里，他们就跟着说到哪里。那天，我坐在前排的边上，老师偏偏站在我面前。他见我始终没开过口，就问我不是否复习得快了，我说不快。他又问我懂不懂，我说不懂。他奇怪了，问我什么学历，我说小学没毕业。他反应真快：你肯定学不下去，准备留训吧！他的这句话在理论上是对的，但他并不知道，他对这个28岁的青年人的自尊心已产生了巨大的伤害。不过，我的内心并没有低头！结束辅导后考试，我勉强得了个60分。

由于各级领导组织社员生产自救已有成效，我们的工作也好做些了。开学后，函授部寄来的自学指导，我把它和教材结合起来进行学习，坚持弄懂每句话的意思。实在弄不懂的，就虚心请教中师毕业的同事。从这学期起，直到把中师几何学完，我每次考试都在95分以上。

中途，那位辅导教师曾向我表示过歉意。我说，就是你那句话，使我产生了无穷的动力。否则，我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。做教师的，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学得好，我理解你。

随着学习内容的逐步深入，好些人学不下去了。所以，我能拿到这张毕业证书，还真的不容易呢。

是在烧粥。没法，母亲又拿些米淘了放下锅，重新做，做了一大锅饭，心疼得把几天的粮食用了。这都是由于平时不实践弄出的笑话。一晃

几十年过去了，想起人生中第一次煮饭，现在仍记忆犹新。

我成家前与父母在一起生活，吃惯了母亲做的菜，十分留恋那时一日三餐回家能按时按点吃口热饭。成家后走上社会，正常在外忙，家中的一摊子事就放在了妻子身上。厨房上下自然是她忙得多，我偶尔打个下手，显得笨手笨脚。那时生活条件也很艰苦，妻子在社办厂上班，按件计酬，忙起来只得在工厂食堂混一顿，我和孩子就没着落了，只有自己动手，也不讲究什么营养，与孩子临时应付一下，填饱肚子算事。

现在都轮到第三代上小学、高中了，外孙女们经常回家，当外婆的做饭就不一样了，特别注重孩子长身体，讲营养，经常调剂口味，改变做法，让她们有新鲜感。然而，我做菜的厨艺始终没有什么长进，外孙女平时吃惯了奶奶做的菜，即使我临时凑合，她们坐上桌一品尝，一猜就不是奶奶做的，让我好没面子。尽管如此，每当看到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，其乐融融地品尝着可口的饭菜，浓浓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